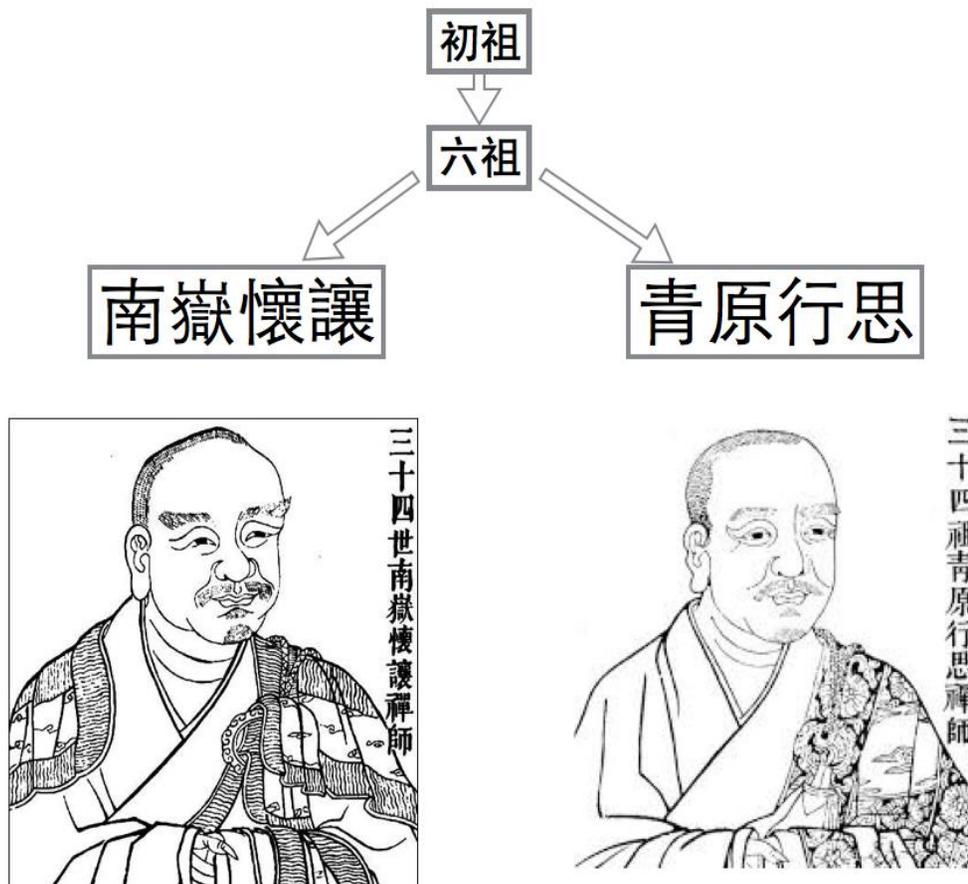


禪宗法脈 5_一花開五葉

恒懿法師 2016年6月16日中午講於金佛聖寺五觀堂-華嚴法會期間

諸佛菩薩，師父上人，各位法師，各位善知識：阿彌陀佛！

今天我們再繼續講禪宗的法脈。



我們昨天講到南嶽的懷讓禪師跟青原的行思禪師他們兩個的弟子，一個是江西的是馬祖道一禪師，一個是湖南的石頭希遷禪師，他們兩位把禪宗的禪法真正的發揚光大。但是他們就等於是千里馬，而這位懷讓禪師跟行思禪師就等於伯樂一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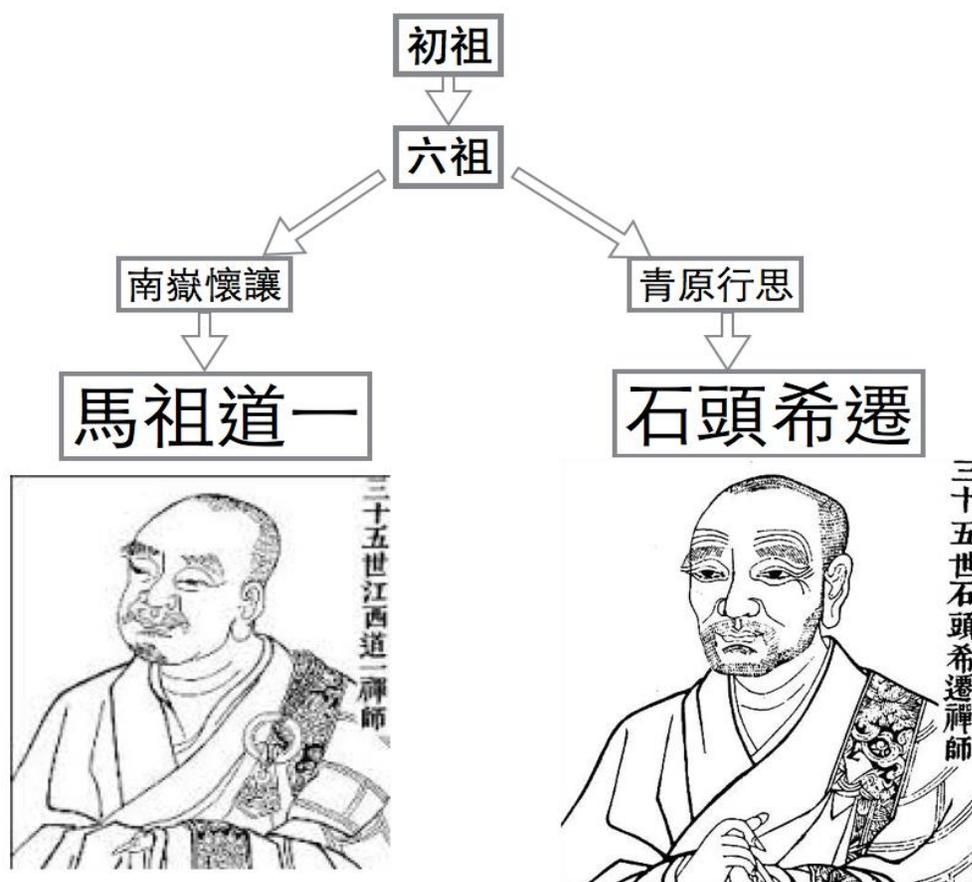
懷讓禪師其實在生前比行思禪師低調，比較沒有那麼有名，他後來有名是因為馬祖道一禪師的關係，但是也是因為他度化了馬祖道一禪師。所以馬祖道一禪師他在臨終的時候就說了：「我的師父的法是很妙的！他說那個佛性不是造作生滅的。」意思說你本來就存在，不是因為你有修佛性才在，你不修，

佛性就不在了，這是人人本具的！所以這個就是懷讓禪師他大部份闡釋的道理。

在青原禪師的講法，他曾經提出了三種境界，參禪的三種境界，我們後代常常就聽到說「參禪開始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有點悟道的時候，就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但是到真正大徹大悟的時候，又看山是山，看水還是水。」所以這是他們兩個相不同的說法。

我們再看南嶽懷讓禪師下來是馬祖道一禪師，青原禪師下來是石頭希遷禪師。這是他們兩個的樣子。

我們來看看石頭希遷禪師跟馬祖道一禪師在什麼狀況下悟道。前面昨天我有



講過的就不講了。有一次青原禪師就叫石頭希遷禪師去送信給懷讓禪師。那他就說：「你趕快幫我送這封信，回來之後我就會送你一把鋤斧頭，那你就可以弘法利生了。」

石頭希遷禪師就拿了這封信，見了懷讓禪師，他信也不交給懷讓禪師，他就問他說：「我不想成佛做祖，也不想自求自己的安樂，那要怎麼辦？」懷讓禪師就說：「哎呀！你問的太深了，你問淺一點啊！」石頭禪師就說：「那我寧願沉淪苦海，也不要求解脫了。」懷讓禪師也不理他就走掉了。

石頭禪師他就回到青原禪師那邊，青原禪師就問他：「你信送到了沒有？」石頭禪師就說：「哎呀！我送不到，因為沒法溝通啊！」青原禪師就說：「怎麼了？」石頭禪師就把他的對話重複了一遍。然後他又說：「現在我已經把你事情交代好了，那你說要給我的斧頭呢？」青原禪師就把一隻腳伸出來，石頭禪師就馬上拜在青原禪師的腳下，拜完以後他就離開了。這就傳法傳完了。所以懂嗎？他就是這樣子得法的。石頭希遷禪法，他在後代就有曹洞、雲門、法眼三宗。

馬祖道一禪師他後代就是有臨濟宗跟沩仰宗。我們現在講江西的馬祖道一禪師他是怎麼得法的。這個時候馬祖道一禪師常常就在南嶽的衡山那邊參禪打坐。懷讓禪師知道他是法器，就想去幫他。懷讓禪師就問他說：「你在打坐是要幹嘛？」他說：「我要成佛啊！」懷讓禪師就拿了一塊磚，在他打坐的庵前面在那兒磨。道一禪師就覺得很奇怪：「你在磨什麼？」他說：「我要把這塊磚磨成鏡子。」道一禪師就說：「磚怎麼可能磨成鏡子呢？」懷讓禪師就說：「磚既然不能磨成鏡子，那坐禪又怎麼可以成佛呢？」道一禪師就說：「那怎樣做才能夠成佛？」他就問他。懷讓禪師就問他說：「如果你駕個牛車，那車不走，你是要打車子？還是要打牛？」所以應該打車還是打牛？打車還是打牛？為什麼？車是工具嘛！牛是我們的比喻，是自己的本性，如果你光在這兒，車等於是方便，你打坐是方便，成佛是你自己的自性。後來懷讓禪師說：「你在學坐禪？還是在學坐佛？如果說坐禪的話，禪跟坐臥都沒有關係的。如果坐佛的話，佛是無形相的，也不是只是有禪定之相。」懷讓禪師就說：「諸法本性就是空的，不可以著住在一個地方，也不可以取捨。」所以他意思就說，如果你以為坐禪這個方法你就可以成佛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他說：「你實際上是在殺佛。」他說：「你要靠著這種坐禪這禪定之相，執著在這個地方，不可能通達實相之理，就是不可能成佛的。」

所以道一禪師聽了就非常受用，就趕快從禪座上下來，頂禮懷讓禪師。就問他：「我要怎麼用心，能得到無相的三昧？」懷讓禪師就說：「你要發心的學習心地法門，就好像你種下的種子；我跟你講修行的方法呢，就好像天降甘露一樣。這樣內外因緣和合，你就可以見道了，就好像種子發芽一樣。」然後道一禪師就說：「道是無形無相，我又怎麼見道？」懷讓禪師就說：「道，不是用我們的肉眼來看的，用我們心地的智慧之眼來看的。」後來就跟他講一個偈頌。你想要知道，我可以傳給你。道一禪師聽到和尚的話，馬上心開意解，馬上就見到本來面目。但是他開悟以後，他還留在懷讓禪師這邊，侍奉他十年。

這是這兩個大和尚，馬祖道一禪師跟石頭希遷禪師兩個開悟悟道的因緣。我昨天有講過，他們兩個一位在江西，一個在湖南，所以江湖江湖，常常說遊走江湖，就是遊走這兩個地方。他們兩個禪法又有點不同，石頭希遷禪師比較著重在說理的方面，馬祖道一禪師就比較注重在當機指點，所以等於一個是體，一個是用，所以他們兩個其實合作的很好。

我們現在看看，一個我們說最典型的例子。遊走這兩個和尚然後開悟的隱峰禪師。他本來是在馬祖道一禪師那邊學的，他有一天就跟馬祖道一禪師告辭，他說他要離開了。

馬祖道一禪師問：「你要去哪裡呢？」隱峰禪師說：「我要到南嶽石頭希遷那邊去。」馬祖道一禪師說：「石頭路很滑啊！」隱峰禪師說：「不怕！竿木隨身，逢場作戲。」馬祖道一禪師就說：「好了！那你就去！」

隱峰禪師就去了石頭禪師那邊。他見了石頭禪師以後就拿錫杖，問：「這是什麼宗旨？」石頭禪師不理他，過了一陣子他就說了一句：「蒼天、蒼天。」隱峰就不知道怎麼回事，也不會應對，他就回到馬祖道一禪師那邊去了。他回去就跟馬祖禪師講，說他見到石頭禪師的情況。馬祖禪師就跟他說：「你再回去，聽到石頭禪師講說『蒼天、蒼天』時，你就『噓』他。」他又再回去了，就問石頭禪師：「是何宗旨？」結果石頭禪師就毫不猶豫的就：「噓！」他就「哇！」要說的話被石頭禪師講了，不知要怎麼辦了。所以他就又回到馬祖禪師那邊。馬祖禪師就跟他講：「哎呀！我不早就跟你講『石頭路滑』的嘛！」

他經過兩次這樣，他就像：「好了，我不再跑了，決定一心一意的在馬祖禪師的門下參。」後來有一天他覺得好像又有點醒悟了，他就又再去參石頭禪師。隱峰禪師就問石頭禪師說：「如何得合道去？」說我要怎麼跟「道」合的意思。石頭禪師說：「那我亦不合道啊！」隱峰禪師說：「那怎麼樣？」石頭禪師就說：「你被這個問題問有多少時候啊？」看來隱峰禪師雖有所醒悟，還不是大徹大悟。所以隱峰禪師就決定留在石頭禪師這邊繼續參。

有一天石頭禪師在鏟草，隱峰禪師在他左邊插著手。石頭禪師就把鏟子拿起來，把在隱峰禪師腳前邊的一株草給鏟掉。隱峰禪師說：「和尚您怎麼要鏟這個草，不鏟那個草？」石頭禪師就把鏟子給他。之後他就拿著鏟子過來，就做要鏟草的樣子。石頭禪師就問他：「你怎麼不鏟這個，不鏟那個？」隱峰禪師不知道怎麼回答。後來又回到馬祖禪師那邊。

所以為了讓隱峰禪師徹徹底底的放下，馬祖禪師就找機會來給他棒槌。有一天隱峰禪師推著車子在路走，他發現馬祖禪師坐在前面的路邊，然後把腳橫在路中間。隱峰禪師就推車上前說：「請師父把腳收起來。」馬祖禪師就說：「我腳已經展開了，我就不縮了。」隱峰禪師說：「我已進了，我就不退了。」把馬祖禪師的腳攆過去。馬祖禪師回到法堂上，就拿著斧頭大聲喝：「剛才是誰把老僧我的腳攆過去的？出來！」隱峰禪師就走到馬祖禪師的面前，把脖子伸出來。馬祖禪師就知道他已經徹悟了，就放下手中的斧頭。明白嗎？這就是禪宗！

隱峰禪師徹悟以後，他就去參南泉普願禪師。那時候，南泉禪師剛好在上堂說法，正拿著淨瓶，說：「這個瓶子是境界，瓶中裡面有水；你不可以動著這個瓶子，但是把水拿過來。」意思是你可以做到把瓶子裡面的水拿出來而不動這個瓶子嗎？沒有人可以。隱峰禪師就拿著淨瓶，在南泉禪師面前就全部水倒掉。然後南泉禪師就回到方丈室去了。代表什麼？參！

隱峰禪師後來又到了滄山，這個時候滄山老人已經出來了。滄山老人因為是百丈禪師的弟子，所以隱峰禪師就等於是滄山老人的師叔——因為百丈禪師跟隱峰禪師都是馬祖禪師的弟子，所以滄山老人是百丈禪師的弟子，所以隱峰禪師等於滄山老人的師叔。

為山禪師聽說師叔到了，就趕快展具來迎接他，到法堂來看他。結果隱峰禪師看見為山禪師來了，就躺下來了。為山禪師看到了，就回到方丈室去。隱峰禪師也就離開了。過了一會，為山禪師就問侍者說：「師叔還在嗎？」侍者說：「已經走了。」他說：「有什麼話要說嗎？」他說：「沒有。」為山禪師就說：「莫道無語，其聲如雷。」不要說他沒講話，他講的話如雷貫耳一樣。這就是開悟者的境界。我們雖然不懂，有點味道這樣子。

這個隱峰禪師是很特別一個人，他就常常在衡嶽的地方跟五臺山的地方兩邊走。他有一次要從五臺山出來的時候，路上遇到叛軍跟官兵在打仗，他覺得雙方互相殘殺，很憐憫。他就說我要去解決。他就把錫杖往空中丟上去，然後自己飛身而過。兩邊的將士看到了，發現眼前這個一幕跟前天晚上所夢見的一模一樣。所以他們鬥心都沒有了，就不想打了，就回到自己營裡邊。

隱峰禪師在這樣子公開場合顯現神通的時候，他就知道會有惑眾之嫌，他覺得這樣對佛法是不好的，所以他到了五臺山以後就決定要入滅。他就問信眾，他說：「各種人，他們有些坐化，有些臥的，有沒有站著往生的？」信眾就說：「有啊！有啊！」「那有沒有倒立的啊？」信眾說：「好像沒見過。」所以隱峰禪師他就倒立，就走了。很奇怪！他這樣倒立，可是衣服是順著身體的，沒有跟著倒下。他是這樣倒著，衣服應該會掉下來。他沒有！

眾人就商量把他的屍體抬去茶毗，怎麼用力、怎麼搖，他的屍體都是倒立在那裡，屹立不倒。大家很驚歎不已。禪師有個妹妹，是個比丘尼，她也在場。她看到他哥哥這個樣子，她就上去拍他的屍體說：「老兄啊！以前你不循法律，死後還要熒惑、還要迷惑人嗎？」然後用手一推，他就倒下來。所以隱峰禪師是個很特別的一個人。

所以過去很多法師，我們沒有聽到他有什麼神通什麼，因為他只要有神通顯現的話候，他就要離開世界。或是被人家知道他是什麼再來的話，菩薩再來的話，也是會離開的。所以我們不要輕視任何一個人。在你旁邊的人，搞不好他就是大菩薩。

然後還有一個也是走訪兩邊的，我現在講馬祖禪師跟石頭禪師這兩邊，叫做慧朗禪師。他先去馬祖禪師那邊，馬祖禪師就問他說：「你來這裡有什麼求

啊？」他就說：「我要求佛知見。」馬祖禪師說：「佛是沒有知見，知見都是魔。你從什麼地方來？」他說：「我從南嶽那邊來。」南嶽就是石頭禪師那裏。他說：「你從南嶽來，還沒有了解到六祖傳法的心要，你趕快回去，不要到其他地方去了。」所以他就回到石頭禪師那邊，再問石頭禪師。他就：「什麼是佛？」石頭禪師就跟他講說：「你沒有佛性。」慧朗禪師說：「蠢動含靈，又作麼生？」那些蠢動含靈，所有眾生又怎麼說呢？慧朗禪師說：「那些蠢動含靈都有佛性。慧朗為什麼沒有佛性呢？」石頭禪師說：「因為你不肯承當。」所以我們能夠把我們所學的能夠承當，是很重要的。慧朗禪師聽了以後就很信了。

馬祖禪師知道慧朗禪師還很淺，所以叫他回石頭禪師那邊，叫石頭禪師再繼續教他。石頭禪師也知道慧朗禪師不明白「心就是佛」的道理，所以叫他跟所有的眾生來對比，讓他知道「直指人心，可以見性成佛」。慧朗禪師就因為這樣接受石頭禪師的教化，後來他參學就很有成就。

所以我們現在稍微比較一下這兩個，一個石頭希遷禪師，一個馬祖道一禪師，兩個禪法的不同。石頭禪師他的哲學的辯論理論很多，所以他融合了易學、佛學、道學一體的，這跟他以前的文化學養有關係的。他的《參同契》可以作為代表。《參同契》是五句偈頌，共有四十四句。

馬祖道一禪師的教法就是比較屬於大徹大悟。比如說他的弟子有個叫法常，聽到他講「即心即佛」，就向馬祖禪師告辭而到梅山去隱居。馬祖禪師想要知道這個法常禪師了解的程度，就派個弟子去問他說：「你在馬祖和尚那裡得到什麼啟發？」他說：「我聽到大師說『即心即佛』，我就大徹大悟，便在這裡住了。」這個徒弟說：「可是現在大師有別的講法。」法常禪師說：「和尚現在說什麼？」這個徒弟說：「和尚現在是講『非心非佛』。」法常禪師就說：「這老漢想矇人，沒完沒了地兜圈子。我管他『非心非佛』，我就管我的『即心即佛』。」所以那個僧人回來，就把事情告訴馬祖禪師，馬祖禪師聽了很高興，就說：「梅子熟了！」

這就是他一個教，他掌握了佛學的思想，「即心即佛」、「非心非佛」其實都是一樣的。所以這就是馬祖道一禪師的機鋒。他很會運用這種巧妙的方法，像他對他弟子百丈禪師一樣。

那時候百丈禪師還是他的侍者，有一次他們在路上走，有一群野鴨子飛過去，馬祖禪師就問他：「那個是什麼？」懷海就是百丈禪師，他就說：「那是野鴨子。」馬祖禪師就說：「牠去哪兒？」懷海禪師就說：「飛過去！」那時候馬祖禪師就使勁的把懷海禪師的鼻子扭，使勁的扭，扭得他很痛，痛得他「哇哇」大叫。馬祖禪師說：「說！再說『飛過去』！」那這麼一來，懷海禪師就醒悟了。他就回到房間大哭。哭哭哭，那個其他的師兄弟就奇怪他為什麼哭？就跑來跟馬祖禪師講。馬祖禪師就說：「他已經了解。」所以他就是用這種機鋒的方法來教化他的弟子。

所以馬祖道一禪師的禪法就是有三個層面：第一個就是剛剛講的「即心即佛」，第二個是「非心非佛」，第三個他就是講「平常心是道」。他任何時候、任何時機，他都可以當作很重要的機會來教導弟子。

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，我們明天再繼續。

阿彌陀佛！